



鄂伦春那山、那水、那树、那人

□张磊

岁
月
刻

大兴安岭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风情园。



黑龙江边载歌载舞。

我是呼玛尔河

是的,我是一条河,那些鄂伦春,他们也都是我的造物,我也在惊讶于他们跳跃式的成长。

记得就在不久前,他们还小心翼翼地划着小小的桦树皮船,在我少有平静的河面上撒下渔网,鲜美的哲罗、大马哈、细鳞鱼、鲑鱼、鲟鱼、重唇鱼就是我能为他们所准备的最好礼物了。

有时,我也会帮助这些鄂伦春,迟缓那些渡河杆的脚步,或是在他们危急时,帮助他们安全躲过巨大棕熊的追捕。

300多年前,在我汇入黑龙江的那个地方,拖着长长辫子的人们用我的名字建了一座木城。或许是因为早前在更北边(漠河)发现了巨大的金矿。可我知道,在汇成我的那六百余条大小支流河道里,河沙中那些闪闪发光的沉沉的黄色颗粒早已经存在了亿万年,却不知从何时起,开始让人们变得越来越痴迷和狂热。金山镇、老金沟、兴隆金矿,外面的人们来了很多,却并没有给早早就生活在这里的鄂伦春们带来富足和幸福。战争、剥削、侵略、压迫,苦难一样也不少的,都会落在这些天生的猎人身上。但就象伊勒呼里所说,一切的突变就从七十年前开始,这些走出了大山和森林的鄂伦春的生活,如奇迹般变得好了起来,他们飞快地学习一切新知,不断融入、发展,每个人的脸上,总是会闪耀着希望的光芒。



冬日的蒙古满山。

我是一棵树也是一片森林

让他像花豹斑虎/超凡地顽强勇猛/让他像七叉雄鹿/非常地矫健机警/让他像白天鹅/高高地翱翔在云中/让他像阿拉尔宝马驹/神速地驰骋有如疾风……

从很久以前直到现在,这八万里大兴安岭中的无数个我,都听过鄂伦春们传唱的一支支“摩苏昆”(鄂伦春语,意为“讲唱故事”,是鄂伦春族聚居区的曲艺形式之一。),他们唱一段,说一段,再唱一段,可这首《英雄格帕欠》更让我记忆深刻,要知道无论是凶猛的猓狍还是漂亮的紫貂,无论是硕大的犴还是狂野的棕熊,雪兔、乌鸡、驯鹿、飞龙,森林里的每一只动物,在“天生猎人”鄂伦春“莫日根”的弓箭下都会瑟瑟发抖。

不过我所喜欢和要赞扬的,并不是他们的勇猛,而是他们自出现以来,就对我与森林中每一个生命的敬爱与尊重,抑或是崇拜。他们以森林为家,是我的原住民。我知道他们真心爱我和敬畏我,也敬畏天地间的一切存在。

我也看到,无论是山里的鄂伦春还是山外的人们,他们越来越理解了爱护自然、万物和谐、尊崇生命、热爱家园的道理。七十年前,鄂伦春从深山中走出,发现离开了森林没法生活,但很快,他们都明白,我一直在他们身边,我离不开他们,他们,也离不开我。



大兴安岭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风情园一角。

我是伊勒呼里山

我是一座山,人们叫我伊勒呼里(满语“松子”)。我从小兴安岭长出,又延伸到小兴安岭,现在的人们用我,来把这片土地标记成南坡与北坡。

在亿万年的岁月里,那些绿色的植物才开始在我的怀抱中生长,或高或矮,覆盖和装扮了我光突突的身体。再后来,大大小小的动物们也开始在我坚实的躯干上奔跑跃动,觅食繁衍。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,我发现,那些纤弱的生命,竟也能创造出与风雪雷电那些自然伟力一样神奇的留存。

在时光的更迭中,我的怀抱中萌发了一些活泼的新生,他们用树枝和皮索制成弓箭,用树干和桦树皮做成屋子和小船,披盖着兽皮抵御严寒,他们喜欢围着篝火跳舞,他们以狩猎为生,他们称自己是“山岭上的人”——鄂伦春。

可这些天生勇敢的鄂伦春啊,我与我的群山兄弟们虽然会有几处隐蔽的山洞能供他们栖身御寒,但这里每年八个月的冬天,却会让岩石都变得酥脆干裂,即使是盛夏的阳光,也化不掉薄薄土层下积年的冰雪。我的物产丰厚,却难以获得。也正是这样,千百年来,这些质朴的鄂伦春,一直在与天地拼搏,挣扎生存。可就在七十年前,山外那些有着更多知识与理想的孩子们,邀请他们走出了深山,在白银纳、在十八站,住进了坚固温暖的房子,在大兴安岭的城镇里,落地生根。他们学会了耕作,学会了读书写字。在古伦木吉节上,篝火前的食物越来越丰盛,曾经褴褛窘迫的兽皮袍,换成了华丽的盛装。曾经拿着弓箭与猎枪的手,现在正拿着人类发明的新工具,用他们记忆中古老的语言记录着自己曾经传唱过的“赞达仁”(鄂伦春语,多指民歌,民歌的传统形式之一)……

绿韵兴安一幅画

□金恒宝

绿韵,是夏日林海跳跃的音符,谱写出一曲曲绿的乐章。

兴安,是苇河林业局一个风景别致的林场,四面环山,群山拥抱,苇沙河河,在这里淙淙流过。大锅盔、二锅盔、三锅盔这三座大山巍峨壮观,依次相连,绵延起伏,不同的绿色交织在一起,绿意勃勃,绿色纷呈,绿韵流淌,简直就是一幅绿韵大写真。一踏上兴安这块土地,柳宗元的一句诗不期而然涌上心头:“欸乃一声山水绿!”在苇河林业局附近除了有国家AAA级的锅盔山景区之外,还有著名的苇河林业局红豆杉景区,所以这里是哈尔滨周边一处特色生态旅游新区。

陈庆章老人就生活在这里,他在兴安林场工作几十年,沐浴家乡的青山绿水,离不开故土的绿水青山,他的性格是大山铸就的,灵气是绿水浸染的,生活在山山水水的绿色氤氲之中。陈庆章是这个林场的第一批老职工、开拓者,一直到退休以后十来年,全家搬到林业局家属区,住进了楼房。有人劝说他老人把林场的平房卖掉,他的几个子女也在一旁帮腔,无论是谁,就是说破天,老人充耳不闻,雷打不动。他说谁要是让他离开兴安,就是要他的命。老人是个文化人,喜欢作诗填词,诗词是绿的语言和境界;老人擅长书法,其作品是高亢向上的绿色内容。

老人对兴安林场的依依不舍和爱情情怀,这些年来一直感染着我感动着我。四年前的初夏时节,我到林场看望老人,那时他82岁,精神矍铄,步履轻盈,带着我在山脚下,也就是围着林场家属区,悠闲地漫步赏景,聊天怀旧。老人指着锅盔山说:“你看那大山绿的,绿到人心坎里去了,让人一看得年轻十岁。”我打趣道:“你老人家起码得年轻二十岁。”老人的脸绽开了绿色的笑容。

我们又来到大河旁,清澈的河水缓缓而行,老人说:“这条河叫苇沙河,苇河这个地名就是根据这条河来的,为了叫着方便,把中间的那个‘沙’字省去了,把那个路路愣愣的‘沙’字一去掉,干净利落,叫着顺溜,也有水平。”我说:“要是单就河来说,叫苇沙河没错,因为河里有沙子嘛!”老人被我瞪着眼睛说瞎话的无知逗乐了,因为大山里的河流没有沙子。

我被老人的情绪感染着,情不自禁地有感而发:“苇河这个名字多有诗意,一下子就能让人联想起《诗经》中的《蒹葭》一诗: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我们倾听着河水流淌时发出的天籁之音,再观察波光粼粼水面,水面在两岸绿荫的映衬下,清凌凌的,恰似一条天然的绿色飘带,微风一吹,流动的美感深入人心。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,掬水喝了一口,五脏清爽。“蓝天蓝,白云白,朵朵白云蓝天飘。绿水绿,青山青,座座青山绿水绕。”这就是兴安林场的写照。

老人又带我来到山脚下,这里是一片莽莽的森林,尤其是松树品种繁多:红松、樟子松、落叶松、高山松、白松……一踏入森林,清香的松脂油味扑面而来,全身心都被浸透,彻里彻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。不远不近处的鸟鸣也传进耳鼓,往上看,高大笔直的松树直插蓝天;往下看,野草像绿色的地毯,间或点缀着红、蓝、粉、白、紫色的野花。我不由得想起了两句古诗:“林间鸟鸣唤,户外花相待。”几年时间一晃而过,而兴安的绿韵和老人的情怀却刻在了我的心版上,让我常常想起那段美好时光。

今年又到这个时节,我再次去兴安林场看望陈庆章老人,仰视大山,漫步森林,观光美景,欣赏绿韵。大山依旧,森林依旧,美景依旧,绿韵依旧。因为久别了这些自然界迷人的风光,对这些景观的亲情感增加了,美感增强了,舒适感增添了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陈庆章老人的腿脚不像原来那么利索了,耳朵也有点背,眼神还是不错的。他知足地说:“我都快90岁了,能有个这样的身板就可以了,能走能吃,不拖拉儿女,每天晚饭还能喝两口。我的眼睛现在看书看报不耽误,眼睛好多亏兴安的绿色。”他指了指大山说:“你看那满山遍野全是绿的,一水水的绿。我不是听人说,是自己的亲身实践,我看好了几十年绿色,视力确实很好。”说来也怪,老人耳背,但和我说话,我没有提高声音,他都能听清楚。老人最后自己说出了实情:“谁要让我离开兴安,我啥也听不着,在兴安谁说啥我都能听到。”

绿色是生命的颜色。我这次来兴安,由于老人走路多少有些吃力,我们没有这走走,那看看,就在房前屋后的小园里栽秧:黄瓜、柿子、辣椒……我刨坑浇水,老人下苗,这些秧苗绿油油的鲜嫩可爱。小园里的葱、韭菜、菠菜、生菜,绿的各有千秋,不一而足。小园是一片绿色,院墙是一片绿色,往远处看四周全是绿色。被绿色包围的生活,怎能不令人神清气爽,怎能不令老人投入留恋?

栽完了秧,我和老人坐在陈旧的石板上,搓了搓双手的泥土,欣赏刚刚栽下的秧苗,抽烟唠嗑。老人说:“我在林区工作了一辈子,离不开大山和森林,大山和森林都是有灵性的,让人着迷啊!我年轻的时候,要是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,自己看看大山,看看森林那纯粹的绿,心情马上就好,什么这个那个的,啥都忘了。”这不但是对林场的情感进行了直接的表白,也是对绿的深深爱意。

拜伦说:“我不是不爱人类,而是更爱大自然。”大自然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美妙绝伦的。老人说兴安的绿和别处的绿是不一样的,既典雅又现代,既庄重又活泼,既有画又有诗,诗情画意,画诗合一。兴安的绿是古朴的曲调,也是时代的新韵。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

苇河林业局红豆杉景区生态园。



航拍锅盔山景观。